



汪芙生詩序

國朝詩

六編

詩之弊至於今而極朽其中而荒於表者亡論老師宿儒以成家爲極致於是因性之所近守先入之言一成而不可破擷其集首達卒亡甚異也乃囂囂然曰詩至此而後謂成家出片言而人可決爲某氏也且以命夫後之學者噫成家者固若是之寡乎夫所謂家者其宮室則有廟有庭有前榮後寢有賓客之所有庖湍之區溢而爲園囿則有臺有榭有池有亭明者爲窗暗者爲櫺奇者曰戶偶者曰門其用物則有案榻几席簾幙

五

毯邊豆簋簋盤孟釜甌刀匕之屬其閨門則有粉黛衾裯箕帚其飲食則有饘粥酒醴果蔬魚肉其人則有家督有子弟有賓客戚友臧獲婢妾家有大小豐齋不同而所有則未始一可缺不如是不可謂成家詩之體不一用亦不一廟堂田里邊塞風雲高山大海之登臨一邱一壑之游泳儒冠高論壯士悲歌曲房密室美人彈箏鞞宦流民道路嗟歎浮屠老子寂滅荒怪鬼神異物惚恍變態接於事者恆異感於心者益多若之何能以一律應也唐以來李杜爲其魁讀之者先具一李一杜

於胸中遂若判然不相合然余讀少陵詩有絕類太白者如寄韓諫議送孔巢父之類是也彼大雅不作吾衰誰陳云云運筆結響能與杜異乎蘇文忠爲有宋冠其鹵山野梅之作則太白也洛陽相君之作雖少陵又何加焉讀者試取諸大家全集平心而察之則溫李冬郎亦亡弗有此未易更僕也如是而後家可成今使有撫一木一石而告人曰此吾家也抱一器而自詡曰吾家具皆備於是得不矣其僨乎夫詩者人之性情也性情根於心者也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人面目雖甚相肖

至

亦必有毫髮異又所謂各成其家也其萬不能異者同於天而豈襲取於人哉然則家之大小何以分曰貧家之享客也竭其力以供張一日未始不足二之日三日羸立見矣大家則不然食客數千人夏屋渠渠畢世而亡虞其乏也大小之分其不在美善之多寡歟余讀英生詩歎其才美而學已不膚與之論議又能肆應而弗窮是能基成家而大者序其詩以素所持論質之固知英生不爲世俗所囿也言之協與否願爲余近質之

象州鄭先生

擬救荒緊急請專責成劄子

奏爲荒政緊要請專責成以期實濟事六月初七日奉
上諭戶部奏遵議廣籌賑濟一摺京師五城飯廠
前經降旨展放兩月現值糧價昂貴貧民生計維艱自
應加恩量爲調濟着順天府尹於內城六門外各擇地
段添設粥廠六處俾城內旗民就近領食每廠每日給
粟米二石放至年終爲止再由該府尹察看情形辦理
該府尹迅卽遴委委員會同五城認真就查倘有不肖
官吏私易米色侵蝕虛糜卽着嚴參其五城飯廠已展

五

至六七兩月着再加恩添放八九兩月至十月照例開
廠仍展至來年四月初五日止並着五城御史督率司
坊各員隨時就察勿令吏胥舞弊以資接濟而恤民艱
餘依議欽此又同日奉 上諭御史陳慶嵩奏米糧

來源阻滯請飭直隸總督曉諭商販接濟一摺京師人
烟稠密民間糧食全賴近京一帶源源販運以資接濟
本年春夏以來雨澤應時直隸各屬產糧處所麥秋亦
屬中稔乃近日糧價逐日加增顯有商販把持居奇罔
利或地方官強分畛域不令米石出境於京師民食殊

屬有礙着譚廷襄嚴查各屬如有禁遏米石出境者卽行參辦並出示曉諭商販人等源源運京倘敢囤積把持卽由地方官嚴拿懲辦以廣招徠而裕民食欽此伏讀之下仰見 聖主軫念民艱無微不至凡茲臣庶靡不感激涕零奉行諸員仰體 聖心迅已遵行在案惟臣卽今察看情形當此糧價騰湧商販裹足不前京師如海之區非數廠所能徧給近且流丐日集搶掠時聞根本之地深慮動搖不有專司難期實濟敢就管窺所及微力能任者敬爲我 聖上秘陳之一卽臣前所進

採買之說也商販接濟事不可期卽宜籌帑速辦然照平時辦法部臣不過以一紙責之直隸督臣督臣不能親歷各屬也任之所爲員弁外間積習驟難改易官差一動浮費便增竿牘苞苴所在而有錢價糧價運價任意開消或且指歉爲豐指豐爲歉事非目擊來或後時大帑虛糜民生罔濟再求補救事益難矣如蒙恩派臣專司此事乞飭部無論何項速籌帑若干交臣收領並容臣於各衙門內選用廉明素稔之司員分赴產糧州縣無論米麥照市平買除酌給各員薪水外一切起居

與民間等採買既畢自運回京糧價運價錢價由臣核銷歸款虧帑者罪遲誤者罪潔己急公量與獎敘採買之說庶有濟矣一卽御史查禁囤積之說也查京中辦此與外間難易迥殊外間商販本薄糧稀又地方官事權歸一一經用法彼敢不畏威刑或遇開倉彼且自虞折閱故查禁易效也京中商販資本素豐卽遇開倉乎糴彼不難閉戶數月幸官倉之不及而已益居奇是惟用法以繩之前奉 諭旨著各衙門一體出示曉諭各糧店不許蹈此惡習已遵行在案臣職京尹敢不盡心

惟查京師地面分隸五城府尹雖號地方官寸土皆非所轄縱使清查有得又須移會五城轉交刑部私宅公署遠近不齊往返文移動經數日罰不及時民不知畏奸商積玩安有悛心如蒙 恩責臣此事則乞假以權宜臣當親按市肆查有閉糴奸商立即嚴辦無庸動咨各署遷延時日以啟刁詐當前之柳杖勝於事後之徒流但禁數家此風自息誠不無小補矣此二事者皆臣自信能任者也至擄掠之徒尤不可長 皇上惠養元元如傷在抱而此輩敢借饑爲名聚眾藐法是非饑民

迺亂民也請飭下步軍統領五城刑部各衙門遇有此等案件無論旗人漢人立限嚴拿竿首通衢以遏亂略卽事關宗室亦立奏嚴懲稂莠不除嘉禾不殖辟以止辟正在此時非有傷國家如天之仁也臣自服官渥被聖恩隆天重地愚忠自任默默不能萬不致有專擅之心亦豈敢蹈張皇之習此在 聖衷洞鑒無庸臣下自明如蒙俯念愚忱更望旨從中下使內外知出聖意公事始無掣肘之虞至府尹衙門現行事件現有監尹臣在可以施行刑部諸臣濟濟亦無需臣畫諾其間可否俾臣任此二事不須另立名目惟在專其責成釋九重宵旰之憂重京師根本之地禱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訓誨施行

代友人擬上當事書

大司馬御史大夫執事某邊陲匹夫謬參幃幄之選新
故四五年迴翔數萬里遇可謂厚矣時可謂久矣雖無
技術雅慕志操發恤宗周女憂漆室若此之衷良不後
人戰戰慄慄身慮或蹈卑污齷齪點幕府虧明德執事
蓋素信之矣當茲卒卒豈合無言竊見鳥夸犯順據我
都會焚我郊保殺我民人掠我帑藏虜我大臣自 聖
朝撫有南交未有若斯之變者也警報至都舉朝振動
不獨粵中士大夫撫膺搯擊凡有志節之士靡不投袂
而起誓共駢此犬羊執事天下名德 聖恩優渥民望

欽崇幸更奉

國威靈仔肩重任一舉一動悉關大局

今 命下數日矣十乘啟行尚未有期馬首之瞻亦靡
所定此在執事必有深算老謀而一時諸賢急討伐之
志昧不測之幾遂竊竊然有所疑慮愚意亦謂匈奴未
滅何以家爲前帥被虜粵人惶惑憤鬱望君如歲豈等
恆常鈇鉞所臨士氣百倍島夸乍入省垣心志未定故
於將軍中丞未敢加害倘聞執事奉命劍及寢門屢及
窳皇無前之氣已足懼醜類鴟張之心辟三舍卻五十

里而有餘矣執事何不以家屬付公子輩聚居京師選
數參佐導卽馳驛由梁楚行不出二月便抵粵疆先檄
紳民團練整備再檄醜類率眾出城此間更有奇謀秘
計發檄之期不可先後一不孫順立誠其首通商禁海
惟我之由粵人義勇素著前帥懷諫自用束手待縛非
戰之罪聲威原未有損今以執事威德臨之僮兒可使
奮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一唱萬和醜類必
自寒心不戰而逃事可操券卽使不諒螳奮蛙怒而去
其國都數萬里終始士卒數千人能當我粵數千萬億

之民人乎議者徒震其火炮謂萬萬不能敵夫炮之用
利於擊遠伏其肘腋劍戟相撞雖有異器安所用之且
我炮亦何嘗不利

先帝十九年吳淞之戰是其明
鑒惟當有舉火者耳氣吞海國功冠宙合在此行乎倘
循泰山涉淮泗經吳越繞閩粵則道路悠長非百四五
十日不能到島夸入城旣久防備益周我之民人驟合
則不足有爲久聚不用又虞渙散島夸多貨散數萬金
錢於內地無賴者必更附益之君子隳心小人嗜利則
雖重以執事大略和之匪易矧云驅耶執事昔持節梁

州力阻西招大役三奉 明詔抑而不行卒以無事某
所親見竊歎卓識毅力近所絕無今茲事勢與彼迥異
夫爲異國蠻觸之爭窮師萬里糜餉百萬經繩行沙度
之地厯冰天雪窖之區大勝亦於國家無微塵之益不
戰已於國家有邱山之損阻之是也若烏夸之據我都
會焚我郊保掠我帑藏殺我民人虜我大臣尚能以無
事鎮之耶議者又言循閩越行則七海口皆所必經消
息易達吳越殷富兵餉可籌愚不謂然楚粵毗連楚之
守臣卽粵之豪傑比已有奏來都謂 廷寄關防皆請

美

發楚轉遞以防諸海口隔閼泄露此真老成之見何虞
消息不通吳越連年苦寇公私捐發自願爲難練勇之
來皆由諸道安有餘力及我粵中揚州故地殷富略同
比破紅巾人皆知戰誠使大臣勵節孚信於民財力皆
非所憂執事昔備兵其地固久知之某且於執事常聞
之願毋爲此搖奪若項籍衣錦夜行之語執事斷斷不
出此也某雖諸生未躬世務凡事不能自信然數年來
琴歌酒坐間執事措施偶蒙下詢不幸多言頗經採擇
故不敢不竭其愚此舉視 先帝時情形萬萬不同

潢池赤子亦於此覲 國家重輕粵臺一舉清平中原
且恃以濟九牧之人延頸刮目以覘得失知執事素不
後人也事幾萬變詢謀選鋒抵軍前始能畫一先布區
區伏維尊裁不罪不罪

上東洲先生書

十一月二十四日門人朱鑒成頓首頓首奉書東洲先生座下桂湖送別遂兩閱月矣身無羽翼不能奮飛瞻望秦雲無任愴慕鑒成素無學識惟識對偶聲律之文二十年來未敢遊於大人先生知必不獲矜寵及見先生面承數語不覺感入心脾古人所謂得大賢焉爲之徒亦足豪矣行旌啟後鑒亦南還而月重來移入節署驚鷹之性甫離於樊未能感奮頗形局促益以楚北黔南徵兵檄餉府主焦勞籌畫拮据卒瘡爲之客者又安

卒

能泄泄杳杳純任自然作牧之之平安耶實欲來陝從遊又苦筋力脆薄非薄有資裝不堪就道惟從霽川處刺探踪跡偶得一訊悵然欲悲關中風物高嚴居大不易未審明春作何進止先生宏闊之量九牧實罕其倫羣龍滿朝抱璞空谷未始不足自見千載萬一國家需才孔急先生世臣之後似又不可護屈泥塗昔左忠毅視學得士史道鄰鑒非其人不足與此惟他日名山事業幸備纂述或俾斯文不墜於地耳勞丈館事幾經曲折甫能入局鬱鬱已多士生貧賤依人作計已屬僇民

深自貶抑欲猶弗給執鞭之說其可信耶入殊夢夢世
已滔滔曠覽入絃無可措手窮山寂守亦匪素心一二
年間鑿當入都樞謁先生證吾小技然後歸約數君子
於興文建武間買山結茅彈琴而詠歌先王足矣若朱
丹其轂彬彬其羽旄任有志者自爲之非小人所敢計
也天寒甚宜飲酒然似宜少節鑿自先生去後亦不多
食意興大減且懼有所失也巴山雪凍節幕風嚴斷視
欲冰小窗增暗先生念此得毋爲鑿悵悵也願爲世爲
斯文自衛覲縷不盡主臣

致李六容觀察書

六容足下都門握別四載於茲舊奉手書未獲賜答長
安遠耶洪喬過耶賢勞鞅掌亡暇晷耶大怪大怪比聞
安慶克復軍務稍有起色此固大臣神機所運亦足見
足下贊助之勞甚慰甚慰僕自游粵復從兄浮海之瓊
州今夏以鄉里亂急歸蜀省母道出長沙留東洲師家
數日晤安徽陳雪盧大令適其孫自晚營歸備知足下
去歲帶練交綏今時總理文案晤靜甫秋曹知眉生已
赴晚又與鄧守知明經同路赴宜昌守知云曩在大營
曾共足下一飯今歲暮又將赴營視其子正可寄足下
一書申數年結韜足下氣清神毅權略有餘數年閱歷
兵間智勇當更穩練所因者望實爲天下所宗贊中興
而康天路匪異人任毋怠毋謝僕在粵時夸務實所目
擊瀟江儷秋江南候補府楊學海等皆朝夕共講論者
而道閩見陳頌南黃門林薌溪教授所議亦未始不同
其時主者如能稍稍整頓易於長髮十倍海疆澄肅朝
廷尊嚴內地姦民亦且氣懾故僕宣時謂粵雖一隅實
關天下大局措手又非甚難奈何中外荒穢籌畫亡不

可笑憤執曩者賊臣廣州動兵津門必累一言以爲口實文其庸懦不思逆夸去其國數萬里竭其卒不過數千人廣州之甲一興津門之寇必返此豈待智者而后知哉今廣州訖未動兵而津門果若何京師又若何非以賊遺君父而何也 大行躬神武之資席積威之業而乘輿外幸憂憤益疾馴至大故豈不繇此泄泄者何以自解於萬世乎此言僕久已不道而積憤填膺因足下不能不一發耳過長沙適筠仙奉起用之 旨而以病鄉居尚未入城僕又不能久待故未見然聞之東洲師幕府尊賢愛士搜攬甚勤當今人才實乏然能供一亭一障者未始亡之足下左右幕府竭求女之襄甚盛事知必有智深勇沈者出又不徒一亭一障之用者此視乎取之者耳眉生計已抵軍中杏農旣爲河南所留必不能棄彼就此元卿能盡諫職必當留之京師雲吉去歲一步不出都城今又不援金革亡辟之義出處大節不愧我故人哉已酉拔貢生廣東候補道鮑餘豐名國珍成都人清醕多智察吏理財是所最優而雲吉眉生都似未深知此人聞穆海航在軍詢之當得大略今

世之士能自奮於功名而立身有本末如此蓋亦希矣
足下可采以爲夾袋之需鄂生在蜀屢著戰功其精果
僕亦知之於未試時忽聞東洲師言近以夔州守被議
不詳其故吁此固蜀中不可一二觀之人也滿杠之死
甚痛吾道之孤魄南重寄後此恐足下當磨之耳家兄
孤簡瀆穆於粵中官場甚非所宜然既入其中載沈載
浮不能着力盡所得爲而已僕今年四十有二歲建樹
之志已荒惟肆力於文字沈鬱深厚又勝昔時意於此
道當小有成就今家又破矣從古蜀中旣亂難戢一塵
之下未得千秋之想徒虛家食不能且當奉母南下扁
舟皂帽何所適從足下回顧鄉邦知必爲僕三歎則願
諸君子努力王室俾草莽故人享一日昇平之福抱遺
經老死空山亡足復恨舟次忽忽語忘倫序眉生來晤
可卽此書示之有便卽賜覆數行俾知不浮沈也鑒成
頓首

致倪雲耀書

雲耀足下揖別後朗山再留一日越一日朗山辭去越一日僕亦啟行波影蕩心離愁砭骨以吾倦倦之隱推諸君子見愛之衷知共須臾不能忘耳行益遠益亡聊輒貢牋攄結轡蘇文公曰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足下之成就在於詩亡疑也足下才穎而氣清受經灑於老宿有年執此技與諸名士角逐壇坫間不但不愧然僕每讀足下詩疑足下之才有不止於是者侯壯悔曰凡爲文務盡其才而后止蓋焯焯者老潔之基

艱苦者和易之原譬之泛舟於長江非經風濤瀾石奇怪險阻亡以達乎至喜之亭游衡筭者非竭蹶喘息亡以陟其巘而仰脅顛趾不能顧也足下詩多清和圓美之音至見贈詩則淵乎沛乎有蒼然之光不可遏之氣生平贈答此豈異人何境之易變至此吾是以知足下平日之才之果有未盡也足下述陳蘭甫之言曰努力五年詩人可成僕謂此猶一端之言也詩人者片言得之而有餘竭畢生之力赴之而未必足也足下謂其然耶足下居廣州書藉不難致交游多雄駿方雅之士搜

討攻錯絕去名壇之酬答古之立言匪異人任矣足下
不謂其然耶抑猶有進者文藝末也立身爲難立身且
也涉世實難足下性端潔不幸浮沈於下吏吾固知足
下之不浼而竊慮足下之矯枉或過也丈夫固不受人
憐亦不必令世人皆欲殺矧垂白在堂諸母昆弟待吾
祿及者尚正衆乎古之人捧檄色喜蓋有道也足下可
謂其不然耶別遠且久縱言不得不至此足下愛我不
我責作杏林莊記在芙蓉處願代致鄧中翰寄泉蘭汀
禪粹如一常相見不紫黼歌詩最敏速近又不知得篇
什幾何遂溪陳一山少年美才見均乞致聲僕此行與
諸賢聚已暢然恰有二歎事一蘭甫新製彈碁局未一
御一昆吾所纂國朝掌故聞朗山言有鈔本在許氏
未及傳錄再來當一一補之足下先爲僕告之兩先生
也鑒成頓首

報郭揚州書

鑒啟藕杠使君閣下十四日由梁禮部處遞到惠音伏
几而吟頓忘昏晝昔東阿之思德祖數日爲勞襄陽之
夢隴西落月增歎僕與使君情符斯旨增城前來惠力
勸相過鑒昆季旅居虞孤寂使命羅浮之駕而我兄
獨處豈可爲裏蠟屐支筇屢興屢輟職是道耳粟飯已
恥毛檄靡期典裘旣阻於長沙勝幣迺累諸陽夏惠州
興詠貧士光祿爛見要人惠子知我非夔言矣陳貞女
詩純理古音稱厥閒氣鑒按此事始於齊姜匪石之詩
浮邱訓於國風同庖之拒中壘登諸傳記議禮家墟詞
曲謹鷄斷斯獄本朝儒者若文臺山容甫理堂爭之已
疾辯之加詳僕故謂議道自己置法以民聽人自盡若
則強之仁勇之生斷金破石區區故簡甯足困人縱曰
矯激詭於自然旣知所慕已可爲采矧飴之耶後世士
夫口述黃虞望視高咎客氣久蒙血性喪摯以致衛國
之志大孫于烏髡潔身之操遠愧於女子而猶詡辨義
之至精裏責備之无已吾恐共伯撫膺於地下匏瓜暗
矣於天上也士未食祿可以從賊蔣氏之言不亦痛哉

引緒而動輒貢憤詞使君諒之何日來惠願與須臾橫
海功成泛江役起吾生鬱鬱欲濟無舟穀皮蒼以生烟
蝮眼瞭而灑淚露布罷草雲押冀舫鑒再拜



有期期而動輒貢憤詞使君諒之何日來惠願與須臾橫

海功成泛江役起吾生鬱鬱欲濟無舟穀皮蒼以生烟

蝮眼瞭而灑淚露布罷草雲押冀舫鑒再拜

與林薊溪書

鑒成再拜薊溪先生足下鑒成聞足下學行於道州桂林兩先生久矣行數萬里始獲一見而見不過十一二刻遽別可惜也然此十一二刻中則已傾倒古今商摧文藻又有書扇題圖之舉此非傾蓋中之至奇者哉奉別以來日日又日五月十五日抵惠州六月中辭江夏幕出依家兄候令居郭揚州捧檄駐花縣風人他去餘子無譏世味寂寥交遊斷絕閉門委巷靜若深山家兄雖待補吏職而孤直之性素勝鑒成益以時事刺目流輩溺人半月一趨衙一月一應客兩人深夜相對翦燈畫灰一則以慰一則以憤耳邊事最順而易而卒使人主倉皇孤立無可倚恃自遣宰執遠出議籌中外達官巨紳誰可追其責者非鑒成所宜言亦非所樂言閩廣消息多通射鷹樓中人想早識之矣近又有何述作歛縣少司馬昔以入告者鑒成未嘗見副本何時惠寄一卷啟吾兄弟心大論是宏後將有取法者豈必爲一時言也京華信最不易得吾桂林常調何在聞湘鄉侍郎赴浙督師此倘可因耶足下當致書爲之謀也長沙侍

郎來閩主試足下生平雅故大箸未付手民者能資以
行耶鑒成行年三十九歲矣事業無所望於時文章不
能以自信南方卑溼鬱鬱無歡當食不甘夜寢恆起大
懼負道州桂林諸老先生教督之苦心與夫平日性情
相感諸良友期許之意足下晤面雖暫卽此中之一人
也豈不欲相翼以有成耶才不虛生志不中挫君子雖
素其位自待不容不尊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惠子
蓋知我矣旅館鬱陶得信作書遠奉元覽閩帥引退曷
事如何伏維爲世自愛不備鑒成再拜

致張香濤

昨承論後所見文蒼古勝前所見者而不能如前所見者之密知言哉足下也所謂蒼古者蓋斤斤然步趨古昔左國史漢唐宋人面目無弗有也所謂密於彼者蓋稍稍能自運量其意筆幾於成章者也然稍稍能自運量而所謂蒼古已失則學不至之故也知言哉足下也足下謂作者難於知者非也作者如構訟然無情者有情者類得自成其說知者如聽訟然必其心思智力深能抉乎訟者之隱而大能包乎訟者之外此果孰爲難哉韓昌黎曰非言之難爲聽而識者之難遇也吾文稍有成就當在二十年後今海內名賢覽之者衆矣古今疏密之論得足下而後發也嗟乎足下不第知言蓋猶有古之遺直哉圖並詩卷望發下風雨淒厲惟自慎節不備

酒說一首贈朗山

蘇子曰荒惑敗亂無如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若是酒固可好乎曰可哉如荒惑敗亂何也曰視其人其人而劉伶阮籍也日飲之酒可也其真可全不可全其名可傳不可傳於後世卽其未飲酒時未嘗非荒惑敗亂其荒惑敗亂酒以張之而非必酒以致之也無益於人聽其酣豢何傷哉余生頗能飲四十年潦倒於世則益嗜之量日減而飲日豪交朗山嗜乃與余同又加甚焉兩人相見必從容曰飲乎相與領焉命童治具引觴徐酌旣而縱譚天下事傷身世之終無用則益飲不能以斗石計視劉伶阮籍自非吾徒而當座客盡逸時則恨不有二子者而與之共適其氣可謂壯矣至明日奄奄如不欲生臥榻上惡聞人言晝而似寤偶起坐微聞太息不惟昨之壯氣不可見卽平日之相與講論期許者亦若滅若亡蓋昨則荒惑而茲則敗亂也方今天下稍有事士非體氣精強不足以用世顧以未及用而自戕賊至此其意可悲而其理殊無謂也吾兩人俱未敢後人朗山尤沈深有智且其先世故

從龍彥當茲岌岌宜學所未學以養其大體鍊精神保
筋力以待王室之需以繼厥先祖父彼亡其具而託以
逃者誠不足爲朗山言也飲食大欲決去實鷄吾兩人
且稍節之或姑置之得其時矣躍飛黃張繁弱迴日馭
以康天步留此酒爲飲至策勳之用黃龍痛飲與子共
之澆以百觚誰曰不可



之酒以百觚誰曰不可

以康天步留此酒爲飲至策勳之用黃龍痛飲與子共

且稍節之或姑置之得其時矣躍飛黃張繁弱迴日馭

以康天步留此酒爲飲至策勳之用黃龍痛飲與子共

且稍節之或姑置之得其時矣躍飛黃張繁弱迴日馭

以康天步留此酒爲飲至策勳之用黃龍痛飲與子共

且稍節之或姑置之得其時矣躍飛黃張繁弱迴日馭

懷古田舍詩鈔跋後

右鐵孫先生懷古田舍詩選令子公可詩卷附之余昔
客江夏幕已知鐵孫先生遊嶺表與陳朗山交然後讀
懷古田舍詩知其爲循吏爲詩人爲名將爲忠臣今公
可與余講習蜀中然後知先生遺澤之長而公可承之
爲不易也以詩言之先生大矣公可則超余家居幼耕
書告余有徐公可者來人如何詩如何余趨來視歎幼
耕知言日公可忽謂余曰足下詩文皆成體成家恨我
相未化幼耕爲若言之耶余茫然曰未也公可曰子絕

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毋我爲聖人之終詣其難以甚公
可又曰以詩言之太白無我少陵有我子弗勉業以退
事且泥而弗通余迺汗下浹余背公可又曰世人之弊
在於無我吾輩之弊在於有我子其甚者耳幼耕含宏
未及若告余迺僭之余慨然感其言公可又曰朋友道
喪始於標榜極於傾軋今佞亦弗類矣傾軋者可畏友
視之足懾人今傾軋亦無有矣其善談名理如此

郭公劍溪墓誌銘

道光二十四年瀘陽郭公劍溪卒於家既將葬厥子錫麟以書來請曰錫麟不孝不能奉厥考疾至於不諱今遂將葬念無以揚親休者維茲元石之文敢累吾子余維劍溪公爲姑之夫錫麟有文采與余洽微言固將銘之敢辭按狀公諱緒字存餘號劍溪爲唐汾陽忠武王後先世家關中傳至某公生明季有文武威風積戰累功官至川北總兵官因家於蜀之瀘州易世而後家以大豐傳至某公以儒術顯於時是爲公祖 公生公考

墓

修職公修職公諱于恆博學能文爲邑名士督學史問山司寇拔以貢於朝廷對不售遂絕意仕進以豪俠厚德聞於鄉里生子七人公其長也少絕慧將舉高才生而以誦讀過勞致怔忡疾修職公憐之命輟業入貲爲臬署僚而身佐修職公督家政性清儉被服浣濯器用粗足給無音色狗馬禽魚之好自始事至修職公歿數十年如一日云鑿成常以謂王制國儉則示以禮二語足爲治家法維郭氏以素封顯於瀘二百年後人奮於文學以科名通仕籍鑿成常主其家見其子弟翩翩

然彈箏擲瑟距雞馳兔有古遊閒公子之風服飾器用稱厥家計未嘗不歎其文物之盛而公獨行其意方直古樸如羲皇上人嗚呼可謂變而達於禮者矣且余聞修職公有盛德里中石馬場災萬戶露處公過其地聞號泣聲意惻然歸輒推粟千石賑之此真無愧於古所稱豪俠者而劍溪公復承之以厚德與人交無城府治其田者素欺給給之卒不得不謂其長者而吾中表錫麟文采巖然迴絕流輩吾知累愈豐斯揚愈厲必有以申修職公未竟之志而光復始遷者之光明也公生乾

五

隆年月日歿於道光年月日母葛氏同邑進士升亭先生女配朱氏故江西安福令富順安道先生女子一卽錫麟納溪縣學生娶同邑世家王氏女子三人適劉李王年月日葬某原銘曰

弗審其躬視厥考弗渝其後視厥子猗歟我公靜不侈前光後輝美如此坦坦周道平如砥視公素行無失履皎皎青天淨如水示公方寸清無滓隆然而豐庇千指晝然而震驚百里公侯子孫必復始蒙雖不文具厥指他日銘公有太史

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趙晴舫先生墓誌銘

宜賓趙晴舫先生告終之歲子樹吉甫官翰林戴星歸
戴大事泣告其友朱鑿成曰子耆於吾先子銘匪子不
信鑿成不敢以世俗辭而又不欲以不文之語點先生
嘖嘖應之樹吉入都後復以書來曰吉葬親數年闕貞
石以待吾子何其靳也鑿成於是感焉謹按先生趙氏
諱某字倬亭號晴舫先世浙人始祖晉卿官成都別駕
遂家蜀中世以儒宦顯高祖某康熙丙戌進士由高涪
令行取至吏部員外郎曾祖 廩生祖 以孝行聞考

乾隆己酉拔貢生東鄉縣教諭妣任太儒人生明

經公海卒繼樊太孺人生先生及弟 先生英偉異凡
兒從東鄉公於署讀最慧壯大益有文章名餼上庠事
親結友內外秩秩應孝廉屢高薦不售既畢兩大人養
樹吉成進士先生甫四十有三耳而卽世惜哉先生家
素貧東鄉公歿益不支家人議析爨先生姑聽之而季
弟旋卒且無子先生哀之以愛子樹烈嗣竭已力營喪
葬弟產微有入絲粟仍歸諸弟妻一年兄子樹笏樹
染疫卒明經公亦捐館先後不過二旬先生倉皇悲號

哀過喪弟時醫藥棺殮盡弼家具以充先生數十日不眠天又大暑布袍芒屨奔走烈日中兩目盡赤如血齧殮不問而凡務力求其厚斂一棺一哭輒絕里儒來稱喪禮宜稱家先生曰悲夫其有意也吾懼稍恤力而後不能悔也曰何以異大喪時曰長子主器吾兄吾先子所憑依也且吾懼恫吾前妣氏也里儒悚然退而先生迺火所費簿籍曰雖細故留之慮爲後人口實女兄弟適梅氏者窶甚生子三一病廢先生迎之歸養廢者而貧二子力業樊太孺人弟老無依先生除舍館之他戚惡議分任樊不肯曰依吾甥樂不可他往與梅氏子至今在先生家而婦黨某父子皆廩生坐事褻求復需多金先生爲貸於人某嗜博一夜罄逃去先生典衣物爲償不更問生平喜劇談大笑後進有片長引進如不及誠篤闊綽天性蓋如此趙於吾家世姻鑿成從明經游辱先生賞樹笏吾亡友樹吉則十年來文字交故於內行悉夫儒者抱道不出視於而家位不酬德視諸厥子先生舉動異恆蹊又未達時之人多笑之旣樹吉官禁近曹相謂若翁君子人也嗟夫樹吉達不達於先生賢

何加損然先生卽賢樹吉卽不達又何以厲夫時之人

先生生某年月日卒 年月日葬 子 官 配

彭太孺人女子 適 銘曰

天水遺胄遷旃黑水矯矯其性懾麗瘞兕匪云有子神
實不死勿侈桑弧力恤厥家在地之下門容駟馬墳之
碑之世則知之谷隆陵穴質詞不滅



天不獻書豈無黑水設賦其封州羅城限通云百平賦
造大誦人定年 歲 故曰

天不事某子氏日卒 卒日白幾 子 官

何加損然先生卽賢樹吉卽不達又何以厲夫時之人

何恭人墓誌銘

刑部郎吳君觀禮之配何恭人卒京師將歸葬浙中丐
余文元后余受經恭人之世父東洲先生重以吳君請
不可辭按狀恭人世道州人權杭州太守勗潛先生女
故大司農何文安公孫文安視浙學恭人生於浙歸長
京師秀羸多病然最明悟解詩禮有惇嫺之德道光已
酉吳君舉浙鄉試入都太守器之女焉吳君授官國子
監改官刑部恭人偕居京師七年卒年二十有五初粵
盜陷金陵潤州維揚繼不守長江阻絕吳君以重闔在
浙思挈眷歸恭人毅然曰非計也道阻細弱行何易君
急間道歸省妾留依叔父母居萬不可以妻女故濡滯
不行貽大人憂吳君曰恭人未語恭人曰行矣豈慮南
北越絕遂不相見耶妾策之必無此事卽不然自有以
報君吳君聞而悲恭人益慷慨灑涕敦促至再會兵事
緩尊章書來誠吳君家自安堵汝京曹官當鎮靜毋藉
口有親在輕去其職歸許迺止而恭人以不得奉舅姑
恆悒悒不樂何氏世隆貴顧善教其子女恭人旣孀幼
所習詩歌音律皆棄之曰非婦職所急也藿鹽井白必

親內職罔不舉而尤以當事親爲急常語吳君曩見吾
母伯叔母事文安公廖太夫人一安一膳視聽於幾微
妾配君子數年而重闈未親缺羹湯之奉且懼且恨乙
卯聞祖姑之喪號而痛曰已矣祖姑養終不逮矣請吳
君願卽歸省舅姑吳君方舉進士意第後親攜恭人謁
舅姑恭人曰是何須紀綱護行甯弗達吳君有從父將
歸又欲附以行齟齬未果丙辰歸有日矣身震不能跋
涉旣育得太守書謂浙中寓去吳君家僅里許恭人喜
曰吾歸事舅姑并得親奉父母迺有此福哉已而病數
月遂不起瀕危無他言惟以作婦七年未一贄棗栗爲
恨近世士夫相攸每欲得無舅姑者其女子遂一侈然
不知佐餽恆餽勿逆勿怠爲何事閨門之行所以日替
恭人三月教成未得一當婦職命不遂志其可哀矣宜
吳君之傷之非以私愛牽也恭人以某年月日生某年
月日卒以吳君官受封生一男二女一女先殤某年月
日葬某原銘曰

湘水之英濂水之靈作嬪於吳方舟是迎齡弗蔽德鵲
折其翼庭侍爾祖姑庶慰情於幽默登胥母之峯兮見

碩人之幽宮兮世欲核魏帝孫遣悲懷之詩兮盍考此
鑽石之質詞兮



全

世之賢者

地人之幽宮兮世欲核魏帝孫遣悲懷之詩兮盍考此

王母楊太宜人墓誌

楚東湖人贈奉政大夫萬林王君之配楊夫人生於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卒咸豐七年正月初三日蓋年六十四歲同治四年厥孫江蘇候補知縣名定安者在京師與四川朱鑒成善一日衣冠登堂泣而請曰定安寒族也其知讀書稍稍成立者微吾大母之教棄養時值寇亂亟暫厝於城北今茲卜葬於某原乞子爲文幽宮之石鑿成不能辭按狀夫人父某母某十六歲嬪於贈公堂有後姑性嚴烈怒輒不食贈公偕夫人倉皇跪痛引咎滕行請杖久久之姑感悟以孝慈交著贈公先夫人十三年卒夫人獨治家守敬姜勞逸之訓督子婦職業惟謹子孫入塾非疾病無曠日幼子某孫桂卽定安夫人所篤愛戚友餉魚肉果餅必留以餌之至讀書則不肯稍卹其力也族娣甘氏貧而寡迎與居娣其二女楊家兄弟俱歿兄子德貴弟子德揚咸不振累世來依於夫人夫人旣老課子孫讀書愈力夜必然燈坐堂隅命環坐誦習誠曰汝家本微素汝祖以勤勉稍稍有貲然性純厚邑諸生詐以尼菴外舍來鬻成復喉

尼訟官弗直則昇八十老尼置於我門夜搃其吮死復
訟官乃以外舍歸少尼已給值弗償如此者多矣汝祖
以家無官闕橫逆來無方必欲汝等成名今不能見矣
汝輩不憤何以慰地下人言未終而泣諸孫皆環泣鳴
呼夫人之志抑可悲矣昔歸震川幼讀南閩子中祖母
夏夫人過視之比去以手撻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
效兒之成可待乎頃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執
以朝者也汝當用之震川晚遇祖母不及見也吾每讀
項脊軒志而悲之今夫人諸孫遇不可謂晚且將以文
章風節顯於當世而夫人亦不及見爲人子孫之悲其
有旣乎萬林公諱某贈奉政大夫夫人贈太宜人如例
子某孫某同治壬戌鄉舉第一人揀選知縣次卽定安
咸豐乙卯優貢生充鑲黃旗漢教習與兄賡颺同榜舉
人同知銜江蘇候補知縣次某孫若干銘曰

昔吾兄弟毀齒失母惟吾王母是訓是撫身賤質魯顛
毛種種而於世無補嗚呼悲哉願夫人世世萬子孫勤
思修德毋忝爾祖母若之弗類重傷母心九地之下

純齋王君墓誌銘

余旣銘楊夫人之墓王君復請銘其世父純齋君讀其狀脩德於家而勤施於世者也於法宜銘維君先世瑯琊人明有官太僕卿者遷吳居龍里再遷楚爲東湖人曾祖祖不仕父正芳贈奉政大夫母卽楊夫人生子三君爲伯子年十五欲息尊人勞棄儒學治生性樸而豪多磊落行咸豐七年襄賊變起宜郡大震時粵盜亂已深宜郡數蹂躪彫瘵甚君故以城守功得正八品銜至是復奉檄總理團練倉皇整備千萬人皆可戰郡將以次倚爲金湯無悚無害迄於事平軍府售以官弗受也其家自贈公沒世一身支拄數十年內外無廢業無私財或勃谿佯弗聞力督子弟學久而默化無間言猶子定安以優行貢於朝充旗學教習爲置千金裝資之讀書交遊定安性揮霍屢盡屢給弗以爲費父執魏翁有百金貸於人人負之翁將訟君念訟則破貸者家失金翁無以養代償之貸者謂責幸償仍無以自贖願貸諸君君復貸之旋焚去一切券同治元年定安與兄廣颺同舉孝廉君邁瘡數月矣聞報霍然躍而起曰吾先人

志稍稍申矣賀客日至咸供張待之或曰君宜計所入
矣君啞然曰吾先世遷自吳無寸椽尺土今且連楹數
十甯自江南來耶胡人不自立迺憂貧而惜其貲仍與
客酬酢不倦畢復瘡三日而卒同治壬戌十一月十二
日也一時豪盛至今傳爲口實然君自奉有先輩風布
裘葛屨十數年不易也夫私利風盛貨力爲己任卹之
政亡骨肉之恩削原於儉德而家庭之變天下之亂因
之迺有德修於家施及於世不倦不伐如君者乎可謂
篤實高明人所難能者矣頗好時日小數多奇驗人駭
異之此則人之好怪而不足論者也君生於嘉慶年

月 日葬楊夫人墓銘曰

汶江朝海維東湖侯叩四出其井閭不知中有古丈夫
居然衣褐懷瓊瑤慷慨其末仁親初南州冠冕叩與徒
元穀入石昭罍如悠悠胡獨矜八廚太平可致理不渝
儉德辟難何云乎

徐宜人傳

徐宜人大父宛平人牧海州留吳宜人實生長洲歸寶
坻王寶醕幼讀書斬斬有樹立意厥考官潮賈醕往就
婚適南洋撫局成散土練十餘萬人輒轉攻掠潮尤亟
宜人合卷圍城中禮成則紉衣緘履指署後大河而歎
已尊章絲漳浦令移疾北歸寶醕率宜人從相寶醕消
息調護身病弗顧間關萬里漳浦克返里亡恙寶醕官
粵尊章命宜人從過母家暫留而寶醕赴粵忽遘漳浦
之變戴星奔不及聞宜人宜人獨持服盡禮聞起復南
下筮之得山水蹇決二月四日當至至日暮不至母家
人咸笑之而寶醕忽至仍子身去期宜人明春來逾夏
亡耗寶醕憂之與友人談去年筮事友人言盍卜之下
者曰未動也已而至人皆笑卜者不數月粵中大亂紅
巾數十萬薄會城夜半城中大闕謂賊破關入矣宜人
指厲中池水謂寶醕此何異潮署後大河妾請先官人
忘內顧庶盡職家人力持之仍徹夜露立池上旣乃審
其妄寶醕奉檄往來諸帥營宜人戒家人動以告泊權
會同當渡海戚友咸謂宜人秀羸多病不宜涉不測險

宜人毅然曰婦人不夫從將安從海一積水區甯暴於紅巾白刃且官人在官內政奚屬卒偕行罷任偕居郡城舉子而病曰革瓊尉之婦與宜人鄉里相善來視疾宜人叩頭枕上以兒寄養之瓊尉婦慨然攜之去今歸年四齡矣始宜人暫留吳時手繪小像贈寶醕寶醕以爲不祥置之篋旣垂歿淚盈睫語不可辨惟指篋視寶醕宜人諱荷玉字芳潤寶醕晉州牧贈如例寶醕字子厚

論曰余晤王君時再權科會同進非科目而介然殊俗聚書千卷吟誦不輟吏能無論矣旣稔其大父與先安福同舉秋賦則益密狀宜人言行乞傳更言昔考試會同宜人從容進曰聞君舅宦閩考試文武首名貨取可巨萬力拒之吾夫子不嘗言之耶醕領焉醕雖不敢不勉聞斯言則志益堅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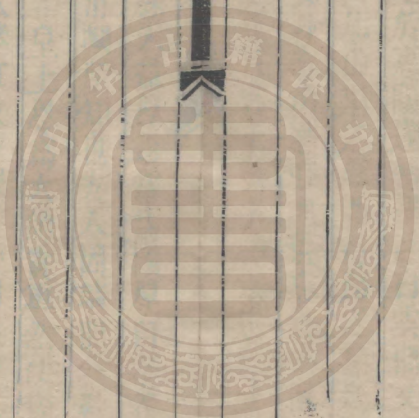
書揚忠武逸事

忠武公生無姬媵官固原提督日有家樂軍政暇卽演劇與夫人共觀所演皆戰勝攻取事鼓鉦鏡蕭震屋瓦刀浴鎡旌纛雲爛侍者目眩耳聾或逃去而公與夫人危坐觀之往往自旦至晡不厭旣簡陝甘總督家人僚吏皆喜躍謂公官益尊以綠營帥改文階總封圻除蜀人韓岳外不更見尤異數宜大合樂爲慶而公已遣家樂散矣眾莫敢問因夫人以請夫人從容謂公曰君官提督時猶畜此輩爲樂今 皇上念君勞且老破例晉

公官祿入益厚益當爲國厚自奉養何遣之爲公笑曰此非巾幗所知也夫人因請問公歎曰若必欲知之始吾受 皇上恩爲大帥責重然仗國家威靈邊塵不驚內無伏莽軍政多暇幸得相娛樂以昭 上恩今受任總督數千里民生吏治得失關焉樂一日則一日荒故不敢耳家人僚吏聞之皆笑公老而迂也

論曰天生良臣以佐聖人不讀書而器識自能如此亦生知之彥也公仁廉智勇福國史傳之天下豪傑信之皆古名將所同獨散遣家樂事行狀銘傳皆不載蓋當

時家人僚吏笑以爲迂且小削而不留秉筆者無從得
之矣余聞於公之戚屬亦以爲笑樂故特表而出之夫
八田氏適公貧賤時爲公判薦養馬及公卒通侯年八
十與夫人相嚴如大賓其醕德亦非古名將所能及云



十與夫人相嚴如大賓其醕德亦非古名將所能及云

湖人新度吳以爲我且小削而不留秉筆者無從得

南征賦

咸豐七年粵省漢陽丞相懷諫玩敵被虜西戎天子
赫然怒起前川督江夏尚書於京兆尹爲欽差大臣馳
驛督粵鑒適記室大京兆府而以同襄兄去年蒙恩
棟粵令值斯急當往視明年正月二日附使軺行百十
五日至於惠陽蓬轉羅浮白雲間又明年從兄泛海之
官文昌凡山川之形勝行路之艱鷄賢傑之周旋人事
之得喪身有所歷心弗能忘迺爲賦曰維

天王之正月客子發乎神京遴驂駢於冀野隨英蕩以

全

南征時則元會甫畢暖氣初生桑乾堅冰尚合太行芳
草未萌大臣擁八座建雙旌選俊父策縱橫載飛翰緝
輜駟百辟祖道十乘啟行材官塞途津吏候程龍驤虎
步電掣雷驚出王畿而直指兮顧大海其澄清客子韜
鹿盧橐篋頽衣短後而高儒冠蹴長鞞而圍方領仗馬
箠以別故人兮譽君子之文炳鏡琉璃以照影兮抗塵
容而自警泣軒都之元黃兮悼蚩尤之哮猛讀望諸之
慈惠兮顧金臺而淒哽自行邁以十日兮引余馬於大
東青齊魯而無垠兮表巖巖之岱宗約素心之三子黃

徐攀朱樾之千重梁九尺以翼翼兮泉萬古而淙淙眇
吳門之足練兮踐秦漢之乾封流珠黯而西匿兮芬豔
嬰以騰空願寅賓乎出日兮闢天地之鴻濛亭浴日而
養雲兮抵營室而星衛八龍篆其爛然兮自 純皇

之天制蟣蝨之臣震慄拜謁肅弗敢踣服置校墜神凝
息閉望滄溟之沈黑捺絲紅於天際俄雲錦兮萬束濯
銀潢而蕩曳穉怪物以來朝兮駭光明而決皆勞呼叱
於羲和兮辟殢繳於窮羿悲哉乎吾則安仰時更易逝
喜靈景之終耀兮怨雲將之始蔽出山左而繇湖路兮

空

嗣星駕以方舟繫艦禹王臺畔兮參華公路之浦頭痛
西州之重過兮驚黃河之改流弔嚴夫子之遺蛻兮問
梅仙尉之新邱尋十年之舊雨胡楊分一夕於千秋道邗
溝而玉簫聲歇兮望金陵而鏡騎雲愁言過茂苑觀止
東洲問故人之里第拜北堂而涕流顧幼耕家之江別

駕感乎雨散揚州太守爰共星郵於時逆存自上海馭
鸞輪飛符遞羽超關越津敦盤期諸吳會兮回紇願見
乎大人大臣靜與神謀咻絕僚語憤中道之要盟兮拂
脩髯而勿許鼓鷁首以宵征兮入虎林而籌旅余則醜

酒金牛之湖兮弭節胥母之顛覓穉川之丹竈兮綬僕
夫之古泉江日逝以詔余兮山雲羃而藏仙彼五季之
衰亂兮蜥蜴奮乎重淵逮虜王之偷息兮徒藻績乎山
川信牛頭其可斷兮痛豪傑之唐捐兮吳越之凋瘵需
兵食而難籌爲舊時之部曲作數日之句留渡錢塘而
擊楫兮和越女之清謳聽笙篴之淒斷兮勝燕趙而靡
柔峯入雲而流見底兮壯雄麗以深幽海山佳氣視此
其何如兮吾將月旦乎羅浮於時浪輒桃花風齊楝葉
畫眉叫水而聲乾青山入盃而影溼余則捉僧紹之如
意兮擊靈芸之唾壺捲莊光之釣綸兮挾皋羽而須臾
忘元胤之巢幕兮指欲盼於仙都紛余心其感觸兮或
涕下而霑襦彼東船與西舫兮咸於櫂而封疆不解夫
君之所謂兮把燕石而從周客以胡盧飽蘭溪之幽菽
兮味澱水之薰狔踏桃花於春雨兮飛柳絮於縉雲別
永嘉之老守兮入門戶於十閩臺峩峩以釣龍兮掃霸
業於無諸江洋洋而繞郭兮藪西晉之碩夫羨彭城之
畫錦兮惟大臣之所家神旗引而雲爛兮交龍舞乎脩
途橫吹動而雷轟兮班劍馳乎輕車叟矐視而兒拍手

兮士女溢乎闔闔夫豈知大臣之憂國而靡甯兮迺共
詫鄉里之觀娛余則入館舍訪聞人問禮宗於教授

謁 先帝之黃門

陳

慕古昔之遺直兮張當世之經神

袞班春而詹鶚起兮闕於是乎多士逮九朝之鍾統兮
豈獨比乎文史維大臣之以人事君兮殆不可遣鄉里
羅俊乂以如林兮效平戎之臂指文籌策而武繁弱兮
半韜龍而服豸時則日躔實沈帝感炎精大臣去鄉國
赴王程厯烏白旗之出沒兮自靜謐而無驚攀木棉而
紅爛兮歎平章之自傾余亦勞者作歌盈於穀皮啖光
餅而戚戚伐兮徵漳兵而驚營鎮之虛置犬牙以交錯
閩壘盡乎雲霄乘暮雨而後至觀泛海之前茅重萬金
於阿干陡悲喜之相交鴛鴦飛而鳴苦悲兮矧雜麗乎
蛇蛟五石匏而無用兮仰備器於斗筭良晤近而意彌
切兮夜如何其未央朝嚴駕於雙溪兮暮師次於湖陽
問惡溪之牙眼兮韓公去而弗藏感鄉人之威惠兮肆
諸市而民康陟鳳臺而遠眺兮悟墳澤之窪高倦遊歸
而入夜兮臥聽海水之滔滔紅巾橫於東郭兮仇吳楚
之長毛吏催科而不敢兮連莊堅於虎牢已矣夫沃土

於今其不易治兮羣公徒飾其庶庶大臣慙息籥雲辰
筮吉日金虎赫斯銀刀錄備檄盧首以警遠人兮奮如
椽之雄筆述被命之恩榮兮讀者感而涕出二十二日
軍書治卒選突將以無前兮風稜肆乎兩粵浮萬艘以
蔽江兮指惠陽而森發過蠻夸大長之故墟兮舟再易
乎老龍湖橫海樓船之下瀨兮故視彼而雍容月維午
以既望兮龍節抵乎鵝城僚翬載以如雲兮傳呼壓乎
江鳴縣畏日於九霄兮爛組練之光明忽隻雁之翺翔
兮酒瞥觀乎恚兄大臣於此創軍府結行營虎豹周衛

草木皆兵輔行文武則曰畢

山東人前晚藩後
藩粵權撫今歸去曰梁廣

人禮部曰陳

廣東人刑部
郎今奉諱曰郭

廣東人今
揚州守曰楊

廣東人今
江蘇候補

守曰徐廣東駐防漢軍曰張

浙江人翰
林院編修曰邱福建人今
權高連道

曰蔡福建人今
雷瓊道曰林

福建人今
臨安守曰劉

福建人今浙
江試用道曰段

安徽人今廣東
候補府保舉道曰陳

福建人今權
福建人保舉府曰黃

曰林福建人今
保舉知縣曰劉

福建人參
將歸後故曰馮廣東人今
廣東人今備雲從而

星聚粵中之舊則爲藩爲臬爲運爲道爲府爲州爲縣

大小諸佐參伍武則爲提督爲總兵爲副將爲參遊都

守千百夫長幄合而庭盈紳民則爲侍郎爲通政爲黃

門爲從事中外百執事爲士爲商爲鄉練爲募勇駿奔
彪列茶火江漢屹眾志而金城萬仞森立於無形余於
是知逆夸之易滅決駿伐之必成徒猥猴以自束於東
閣兮夫何待乎諸生雪堂築以無期兮旅夜難負乎雨
聲三揖進而一辭退兮幸無到乎生平爾乃閉戶晝友
典衣加飯登鶴峯以望朝雲兮泛鱣湖而唱晚悵燕臺
而周侯莫挽兮念鰲江而徐公飛遯斯鸞飄鳳泊之適
然兮更營襄乎清遠得沙令之欵寄兮喜子雲之深穩
吾道終以不孤兮聚醴陵之鄉袞琴歌酒坐自秋徂冬

矣

伯氏奉吏而將去兮余載孥而沿乎增江荷清河之延
攬兮望羅浮之峇巽節序忽其不淹兮時又度乎歲朝
忽思君以鬱陶兮將仗策而倘佯買蜻蛉以容與兮省
伯氏於五羊謝草茂色江花溢香啟紅雲之宴傾白墮
之觴牽衣步花埭之明月愁胡視粵秀之高崗思夫

宣皇初極西人始張吾宗莊恪鎮撫嚴曷霜鐵其面
冰雪其腸謀略則日燭乎鮫穴咳唾則雷震乎龍荒信
豚魚之可格兮竟沒世而不忘泊乎文忠秉節海日重
光雖口實其操切實熱服其威明忽壞崩而棟折徒感

痛夫國英迄今城郭如故腥臊競處花髮捲而巾高碧
眼張而睛露抱七尺之機鎗循九達而雅步譏出入以
當關肆誰何於朝暮彼大酋之桀魁踞公府而安駐將
帥頻首未嘗不嘽兮容子敢攫其怒顧衡宇之蕭條兮
見劫灰之星布夫乃歎仙城繁麗不易代興而漢陽實
天下之惡秋風徐來大臣內召伯氏鳧飛於海外兮客
子墜靈鼈之釣刺扁舟而輕穩浮萬里之滄溟日月視
其升降兮魚鳥畜夫鯤鵬波瀾湧以千丈兮勢一頽而
萬霆眾偃臥以縱橫兮客邈然而獨甯厭生平觀水之

卷七

志兮夫何異乎蘆汀從伯氏以斟酌兮酌水仙之揚靈
越六日而入奇甸兮匪天窮而自矜言抵平昌歲十一
月伯氏荒蘭絲飭吏卒士接其秀民化其悖余則激紫
貝之清泉望銅鼓之遠山撫癩年之皮骨偷一息而少
安雖符黎之莫覲幸軼轍之同歡俟六月之畢息兮重
尋夢乎天關維海濱之荒陋兮疇則道夫斯路叩學道
旣有年兮欲免辱於知足勲業會有其時兮夫何傷美
人之遲暮也世愈閱而意愈貞兮終不改乎吾素也亂
曰天王有命蓋不可違兮天運淵淵復何辭兮君子守

身重璫璣兮胡爲泥中曳尾龜兮吹爾壘篋狎濤波兮
生不卮酒死鴟吞兮彰往察來道其可知兮

矣

身重璫璣兮胡爲泥中曳尾龜兮吹爾壘篋狎濤波兮

生不卮酒死鴟吞兮彰往察來道其可知兮

旌孝錄頌 并序

道光三十年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福建巡撫臣繼畚
言泉州故孝子從九品職銜

誥授朝議大夫工科給事中陳大睿人品端方孝行純
篤應請

旌表以維風化事下禮部咸豐元年十二月二十日具
題應於忠義孝悌祠設位致祭府屬彙建總坊奉
旨依議於時備舉

旌典孝子之子工科掌印給事中前翰林院庶吉士慶

鏞敬彙請

旌始末文字合

先朝贈官誥敕勒爲一書世之喻義而博文者咸紀述
焉八年四川增貢生朱鑿成道泉州給事示以茲編亦
謂宜有所紀述俟給事在

先帝時手劾大奸振動宙合鑿成固早知之伏讀

旌孝錄益知其淵源有自謹爲頌曰於皇

聖清孝治翔洽有沃其根滋華稊葉能子能臣踰影響
捷侯虞媯後藉聞之泉生不識父父賈不還兒年六齡

父匱萬里中婦被髮直蹈海水兒隨母哭旅佑羣驚灑
血殷地慘不成聲凶虺攪解天容晝晦覓而不見發棺
斯在問兒胡爲哀求挈載往覓父尸萬死無退宗黨感
涕謂兒母卒我哀孝童歸汝親骨旣歸親骨爰依母慈
母教孝童恩之以威籓而獻韭母怒笞之謂養子能盜
汝父安用此孤爲孝童受杖伏而不哭拾塵戒顏裏橘
羞陸長誦風詩潔養不辱棄儒而賈潔我魚菽負土於
防天瑞孔彰雨十三雷爛然紫光子孫繩繩給事奮起
爲指佞草服觸邪多請斬馬劍裂白麻紙

聖人嘉之克稔羣軌踰影響捷天復雨紫維此直臣孝
子之兒事父事君厥事勿歧置臣拜章請
旌其孝

天子曰俞置粟於廟叩叩棹楔

天章垂曜岷峨鄙生踰閩嶠行夙儀給事更識所生擊
瓦而謠屈屐詔饒孝子有子光於

聖清

賢母頌 并引

黃琴塢先生之妃左淑人數年前歿於保陽厥子編修君彭年哀慕亡既請於先生得命撰事略質諸海內能言者海內能言者胥賢淑人而悲編修作爲傳志銘誄詩歌之屬罔不備鑿成既與編修締交編修謂宜有述夫愚卽有言其何以加於諸君子然愚固未嘗不賢淑人而悲編修悲編修而知其賢則益歎淑人之賢爲獨出而目目擊人心風俗之流失士大夫齷齪波靡私利躁進習以爲恆而剛健篤實輝光尚不絕於巾幗豈今

之陰教猶修修耶於時舉淑人生平懿行衍爲四頌曰清節曰孝德曰禮宗曰義方以厲吾輩狀鬚眉躬文史者頌曰

貧也非病古哲則云遐矚九藪大患乃貧懿矣淑人澹泊純古藉草可衾浙糠是茹侯吾夫子三代之英蘭膏宵明刀尺書聲飽不可求鄰桃正熟伯夸所樹陰匪惡木其惟杲腹實且銘心報先英瓊松桃之金孝標作書西華葛帔撫僚吏孥去利衷義夫官方面子入詞曹絲粟弗汰藿白甘勞凡今之人知口體奉立懦廉頑清節

是頌

丈夫之生嚴君則一櫛笄實鷄內外咸恤懿矣淑人敬
養亡方尊章垂矧顧婦而傷仇教早成母懷外氏黃宣
莪莪續繩繩嗣君子有疾天不弔之矢以身代割臂療
之儀型閭門嗣者子婦君姑藁砧用是无咎凡今之人
知利厥身瘁躬殉道嗟哉何人既委於心遂謝其力渺
渺予衷頌茲孝德

白茅之鵲舟覆水溢貴陽之變育獲喘栗懿矣淑人動
靜衡平伯姬待傳序母築城兒負則行戚饑不可命繫
元穹安養於我凡今之人禮失智偏端居克飾遇變輒
愆倉皇可憐濡緩不決人而無禮質存名裂嗟茲雖刺
亦丁我躬不敢猶人敬頌禮宗

鞠育吾子孰忍離之富貴吾子孰欲卑之佚樂吾子豈
必勞之賢豪吾子能勿教之懿矣淑人殫心誨養汝貴
汝賢毋抗毋枉魚菽子職桑蓬母心幼學壯行匪今斯
今 盛代世臣下光奚用鬱鬱終南亦慙檉棟讀書萬
卷僅奉晨昏善體吾言君親盡恩凡今之人動多悔吝
忘世非情熱中辱進英毓三湘範古黔陽人師孰當敬

頌義方



書

頌義方

